

還要受教嗎

□ 語文學部 黃國龍

黃葉開始飄落的時候，學生就要回到校園上課去了。

今天是開學日，我像趕市集般隨著人潮湧出通往學校的隧道口，一座陌生的建築物映入眼簾，我停下了腳步，身旁越過的人很多。我躊躇了一下，冒汗的掌心在褲管上擦了又擦，終於取得了信心，隨著人潮往前走。

看著「香港城市大學」這個校名由遠而近，我便打從心裏緊張起來，並毅然下了決心，以後千萬要好好斟酌、玩味、體會一下「大學」這兩個字的涵義，因為，這是一個千鈞重的字眼啊！不知學校花了多少功夫才能把

這兩個字掛上呢！你看，那麼多莘莘學子「過關斬將」，幾經篩選，才慶幸來到這裏上學，只要看看他們那輕快的步伐和眼裏閃現出的愉悅神情，你便可以馬上意會到他們是多麼幸福的。我加快了腳步，逕自推開教學樓的門走進去。

坐在這個沒有窗口的課室裏，倍覺侷促。不知怎的，渾身像有一窩螞蟻在爬動，說不出的難受。前面坐著幾個同學，圍在一起喋喋不休，大談一些不著邊際的話，他們也真有一套，開學第一天就這樣快混得那麼熟。我的心怦怦直跳，害怕一會兒走進來的是個板著線條僵硬的臉孔、神情嚴肅的

老師。總是覺得沒可能跟這種老師的距離拉近，他們跟學生說話是帶尊長式口吻的，即使在課室講課、在黑板寫字，甚至回答學生問題時都小心謹慎，正襟危坐。在街上碰上他們，他們大概也會問你一些做好了功課沒有、幹嗎在街上亂逛一類的問題吧。他們完全受到自身職業的支配，連日常生活也受其籠罩。也許這是社會賦予老師固定的職責或標準所致吧！我總是渴望這種老師有一天突然對學生說：「喜歡抽煙、酗酒、走課、欺騙女孩子感情就隨便去吧！」或者講課時來個滑稽動作，不知道他會如何地受到我的歡迎和讚賞。一會兒進來的



老師不知是怎麼樣的呢？我木然呆坐，愣著發痴的雙眼傻乎乎地看著黑板。突然，前面圍成一堆的同學紛紛站起，慌忙找個位子坐下，大概是老師來了。我馬上抖擻精神，迎接第一課的來臨。放學回家時，我的內心像參加了一個憧憬已久的宴會歸來，有一種說不出的空虛失落。

上了差不多兩星期的課，跟同學還是合不來，偶而才跟他們一起閒聊。

「前幾年我到過了英國旅行，今年夏天打算到歐洲去呢！」

「我這套衫是在某某名店買得，款式美極了，價錢還不貴，只花三千多塊就可

以買到了。」

「我的妹妹長得真標緻，任誰見了她，都會對她讚不絕口的，這也難怪，她長得跟我一個模樣。」

每當聽到他們談論這些事情時，我都會借故溜開的。因為自己決非是一個忍笑能手，還是不要當著他們跟前露出啞然失笑的窘態好。

每逢星期一，上了九時半那一節課，便要隔五小時才上另一課，真使人氣結。閒著沒事就心裏咀咒編排時間表的傢伙，遇著心情欠佳時，咒罵就不只加倍了。排遣這幾小時往往令人費煞心神。

這天，在七樓的男生休

息室睡了一會兒，便乘電梯往平台去，誰知錯按了五字。電梯裏站了幾個人，旁若無人地拉高嗓子說著普通話。電梯門在五樓打開，我硬著頭皮走了出去。我轉身向右走去羅馬廣場，看見很多同學坐在那裏，有的在聊天，有的在發呆，有的在抽煙，有的……我感到狐疑，學校門口不是貼上了「學校範圍不准吸煙」的警告牌嗎？這裏不是學校範圍嗎？為什麼有這麼多同學可以在這裏大模大樣地拿著香煙，優哉悠哉地「吞雲吐霧」呢？難道這裏是以前的九龍城寨，屬於三不管的地方？我馬上找了個空位坐了下來，並急不及待地從褲袋的煙包

中抽出一根香煙，拿打火機點著了，深深吸了幾口。初秋的微風輕拂著，泳池泛著粼粼波光。突然，我感到自己原來是一隻井底之蛙，一直以來，我都執拗於世界上沒有一種東西比在學校裏偷偷抽煙又沒被發現那樣教人興奮莫名的了。現在我才發現這裏才是抽煙聖地，以後在學校便不愁煙隱發作了。手指間挾著的香煙越燒越短，快燒到手指了，大概還能吸最後一口吧。我使勁深深吸了一口，手指給燙了一下，我強忍著手指燒焦的灼痛，強行張開手掌想把煙頭甩掉，但手指不聽叫喚，怎麼甩也不管用。我用左手使勁狠狠地把它掃掉了，心裏一陣狂跳。手指燒成黃褐色，發出一股焦臭味。愚不可及。

我深深吸了幾口氣，並竦身一搖，妄想把痛楚擺脫掉。我瞅了坐在角位的那對摟作一團啾啾不休的男女一眼，也好，他們躲在一起談論自己的話題，如果他們在情人以外的同學面前沒完沒了的談論著自己，那一定會惹人煩厭。

「昨天沒見你，心掛死人了，打電話到你家又找不到你，到底你去了哪裏？」

「我整天在圖書館裏溫習，晚上十時才回到家裏，那時我打電話找你也找不

到，你到哪裏去了？」

當我聽了身後傳來的對話，嗤鼻一笑，便匆匆站起來走了。也許，男的昨晚其實到投注站玩了兩手，但在情人面前當然要說是跟同學一起討論功課或者尋找資料去了等謊話。女的昨天可能在朋友家玩了一整天紙牌，但胡扯自己在圖書館裏溫習。畢竟，沐浴在愛河裏的戀人們總是習慣了戴上假面具和撒謊的，如果把假面具逕自摘去，謊話也收斂了，把赤裸裸的真面目展現在情人面前，定必招致對方厭惡，甚至唾棄，無法令對方接受你、喜歡你。

學費昂貴，生活開支大，逼不得已找了一份補習。對方是一個唸小五的男孩，成績一般，但不失為一個勤奮好學的乖學生。我也十分欣賞他的品行，所以很耐心教導他。有一天，他突然問了我一連串問題。

「究竟做老師辛苦，還是當學生辛苦？」

「老師整天說我們不聽話，又警誡我們不可以去玩電子遊戲機，不要穿名牌，少看電視多看書，你說氣人嗎？」

「老師說我們這一代不及他們那一代。現在的學生不尊重老師，做老師的挺受氣。是真的嗎？」

我被他問個措手不及，

頓時目瞪口呆。他必定是看穿了我本身是學生，又是他的補習老師，想引我墮入陷阱，套出心底話。長輩總愛拿經歷來唬嚇我們。其實一個看了一千本書的人並不一定比一個只翻了數頁的人懂得更多，這就是人生的奧秘，但很多人總是不肯相信這點，特別是我們的長輩。我沒有答他，心裏暗忖，在我心中，小孩子的心靈是纖塵不染的，但卻很難去了解他。我不了解你正如老師不了解我一樣。當老師的永遠不會記起他們年輕時所經歷過的事，認為自己走過了的階段，例如面臨測驗考試時的緊張不安、青春期帶來的煩惱和對未來前景的迷惘等，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過來人了，過來人總是喜愛以自己的經驗去指導別人的，但他們往往忽略了在不同的年紀在不同的環境有著不一樣的思想。要他們了解這一代的學生，就像要他們在這一時代重過青春一樣，那簡直是天方夜譚。

後來，我辭去了這份補習，一人分飾兩角是會令人沮喪的。在我叫學生用功讀書，上課留心的同時，自己卻走堂缺課，無心向學。在臨走時，那個學生認真地問我：

「如果我有問題，該向誰請教好？」

「你現在遇上的問題大部份都是學習上的，你是知道該怎麼辦的；如果日後長大了，關於人生抉擇的問題，與其求教他人，倒不如隨便找座廟求籤還來得可靠些。」

我鄭重地說出了心底話。

近來城中的焦點在「釣魚台事件」，學校也舉辦了一些座談會之類的活動，提醒同學日本正覬覦我們的國土及小心日本軍國主義的復甦。

有人上街示威遊行，有人到日本大使館抗議，有人駕著保釣號怒闖釣魚台，有人呼籲罷買日貨，有人……。而我，只是每天看著事情的發展，並沒有拿出實際的行動出來表示支持。路經日本百貨公司門口，百貨公司的減價廣告牌遠比門口扯起抵制日貨的橫額吸引多了，儘管門口的抗議聲震耳欲聾，但走進去購物的人們卻絡繹不絕。看見了這種情況，思想不免陷入低潮，產生迷惘的狀態，內心另一股意識衝擊著我。像我這樣的一個青年，生活在這個繁華富裕的末代殖民地裏，國家民族觀念薄弱，前面對未來，對理想，沒有什麼抱負，只是一心一意做回自己。分享著社會經濟繁榮發達帶來的成果，身穿美國製的大

衣，手戴瑞士造的時計，喝著荷蘭進口的啤酒……精神卻是空虛的。香港，這個振奮人心的字眼，引來無數的艷羨目光，但我卻後悔生長在這裏，這後悔是與身俱來帶有殘障的後悔，經濟繁榮、物質富裕並不能培植我們有健全的思想。我試圖逃脫，卻像一個在深夜尿急的小孩一樣，想起床卻又害怕黑夜。

在校園裏，我對於堂上報告是既愛又恨的。每當有同學在課堂上報告時，總有同學為了彌補自己沒有預備可能造成的尷尬，就會強裝出一幅洗耳恭聽的樣子，從頭到尾面帶笑容，當他們與講者眼神相接時，不時點頭示意讚同，還表現得聚精會神的樣子，有趣極了。班裏有幾個愛好爭辯的同學，最喜歡把齟齬的對手迫到牆角求恕為止，之後便會擺出一幅洋洋得意、誰敢領教的自我陶醉狀。更甚者，有些同學在討論時，酷愛亂發虛彈，令人醺然欲睡，趁這個精神薄弱的時候，還加倍瘋狂地揶揄同學的無知。我常問自己，討論有用嗎？討論跟辯論也差不多吧！都是把自己的意識強行霸佔到別人的意識上的，我最不喜歡這東西。但其實這是我從懶散、不肯動腦的惰性中釋放出來的慣用伎倆吧！有時報

告的同學出奇不意地叫我發表自己意見，拿出觀點來一起談談時，我總是失魂落魄的，只好強作鎮定，然後一本正經地對其他同學說：「我要說的，你們已說了。」我常私下對自己說，抄襲別人意見是沒智慧、厚顏的行為。但我卻恬不知恥地經常重複做著。

最近，角逐香港首屆特區行政首長的三位候選人，為了選舉而積極拉票，各出奇謀；競選我校來屆學生會幹事會的三個候選內閣和各個學會也磨拳擦掌，為了大選的宣傳而攪盡腦汁、費盡心思。

走過通往學校的隧道口時，身穿灰色中山裝的人列作一排，向路經的同學鞠躬叫喊，請你千萬不要誤會他們在叫「家屬謝禮」，即使側邊的建築地盤發出的噪音很嘈吵而擾亂了你的聽覺，和屈身藏在露營帳篷裏摺傳單的人像極了是在摺金銀元寶。

走過隧道口轉角處，不要以為正在舞獅打鼓的人正在拍攝古惑仔系列電影第四集，或者以為是什麼社團在舉行慶祝活動。當他們笑容可掬地遞給你一張傳單，你用眼一瞄，才驚覺他們原來是在宣傳。這時，你便不禁舒一口氣，幸好剛才沒有趨前向他們索取簽名或刻意避

開，那麼便未免貽笑大方了。

推開教學樓大門，嘩！今年學校的護衛員這麼早便換了季？款式還不錯呢！比以前那套制服威猛多了！不是，學校的護衛員哪有這麼年青有為。如果你猜想他們是恆生銀行的押款員，這也



難怪，服飾方面幾乎可以以假亂真。

在飯堂吃飯，在四樓平台散步，當你發現一些身穿熒光黃色風衣，有時拉著一塊大黑布的同学。你不要趨前問他們是不是在遊行示威，有沒有得到校方批准，是不是在抗議學校收生太多和太濫，飯堂膳食質數欠佳但價錢太貴，電腦中心電腦太少但使用的同學太多，是不是……。如果他們點頭，你打算馬上加入他們的行列，還會作出更激進的舉動。

統統不是，剛才所說的同学全都是爲了選舉而作出的宣傳行動。

還要悄悄告訴你，千萬

不要去聽什麼幹事會答問大會，對於候選成員的表現，你會不忍多聽數分鐘。他們眼神呈現出必勝的信心，瞳孔中露出對其他對手的輕蔑與睥睨，那「寬容式」的笑容，變成了偽善的裝飾品。當同學發問時，他們拼命裝成信心十足的樣子，但遲疑的回答出賣了他們。而他們標榜對同學的承諾，總像不遠處建築地盤傳來的打樁聲，只能給人耳鳴的感覺。畢竟，他們的動機比較單純，不像一些政客的言論，令我們的意識不能分辨趨近



自己的是實話還是謊言的聲音。還有，宣傳單張可以不看，但民主牆上互揭瘡疤的大字報就要非看不可，特別是那些看了會使人發出會心微笑的錯字、別字和句子。

有時，我會無所事事地隨街蹣跚。這天，我放學回家，眼看一天快要完結了，感覺渾渾噩噩，憬悟自己過著行屍走肉的生活，過得實在真沒意義。驀地，我發現

不遠處有個警察向我迎面走來，我靈機一觸，立刻閃身縮在一角，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身份証藏在錢包的最隱蔽處，並拉開裝碎角子的錢袋，然後若無其事地低著頭繼續往前走，走了數步，用手耙亂了頭髮，還差兩三步便與那個警察擦身而過了，但他似乎沒有什麼動靜，我馬上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身，並作出往前跑的姿勢。只聽見後面有人大喝一聲「站住」，我只好硬生生維持著起跑姿勢，那個警察快步上前，煞有介事地瞪著我。

「去哪裡？」

「不知道。」

「現在讀書還是工作？」

「讀書。」

「把背囊打開和拿出身份證讓我看一看。」

我慌慌張張呆頭呆腦地把背囊抱在懷裡，並用左手托著背囊底部，右手在裏面拿出錢包，但在錢包裏總是找不到身份證，一時焦急，錢包不慎掉落地上，我俯身撿時，胸口把背囊微微推前，我緊抓背囊底部的一角，背囊傾側，裏面的書、筆記、碎角子、筆等，撒個遍地。我蹲下身子，從地上撿起自己掉下的東西。這時，那個警察也蹲下來和我

一起撿，我說腿子酸，站了起來，看著那個警察蹲著身子在我腳下撿東西，心裏不禁偷笑，我再次彎低身子。收拾好了，我對他說了聲謝謝。他向我揮了揮手，示意我走。這時，我走起路來也倍覺輕快，內心也踏實多了。

地鐵車箱裏的乘客很少，我呼了一口氣，還是早一點上學不用那麼擠迫。剛坐下，姑媽出現在我面前。

「沒有跟以前的損友混在一起了吧？」

「偶然出來玩玩。」

「抹去以前的壞習慣吧！一個人如果走錯了路，是很難回頭的。」

「我買的是單程票。」

列車到了尖沙咀站，姑媽下了車。

我用手耙了耙頭髮，毫無原因的鬱結又再襲來。從小便學會了選擇，並曉得對自己的選擇負責，同時，我也深深知道，可以選擇，代表我的自由意志存在著，我也存在著。偶而，媽媽會對我說，讀書不成不打緊，只是少抽根煙，少喝點酒，不要整天在外邊蹣跚，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來往就行了，如果晚上在外邊過夜，給家裏掛個電話便妥當一點。我從來沒有要求你像我一樣，唸那麼多書，也沒有把你跟其他成績好的孩子作比較，

只想你像其他正經的人一樣便行了。有時我會想，一個人被約束縛住，無法自我作主，充其量在社會上只能當一顆小齒輪而已。難道一個人能夠徹底背棄自己與身俱來的祖傳個性，做別人的影子，思想完全自我矇蔽，做個因襲苟且的俘虜嗎？曾經有一陣子，爲了討好家人，我刻意使自己看起來很有生氣，並努力使自己表現得像個上進的有爲青年，但這使我悒悒不樂，甚至憎恨自己。

在學校的圖書館入口處，常常貼著一張叫同學小心保管自己攜來的貴重財物的告示。一再提醒同學小心保管自己財物。儘管如此，但民主牆上也經常貼出一些關於電子辭典、耳筒機、錢財等被竊告示，被竊者往往痛心疾首，唾罵小偷的無良，力陳賊仔的禍害。每當我看到這些告示，都會被它弄得瞪目結舌愣在一旁。什麼道德淪喪、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等四字詞便會啾啾上口。

學校小偷年年有，今年何其多！學生會大賊王同學，虧空公款五十多萬，被人發現，去了坐監。在賊風的感染下，賊仔也好像打呵欠或打噴嚏會傳染一樣到處窺伺別人的財物，上至盜走人家的電子辭典，下至偷去

別人貼在儲物箱上的圖片。對於那些專門偷去別人貼在儲物箱上的圖片的賊仔，已屬於「天才」級數了，他們匪夷所思的行徑，提起只會令我們啼笑皆非。但我總是替那些偷人家電子辭典的賊仔不值，充其量只能給人說成是名輕浮、毛躁的傢伙。萬一被抓，又沒有大賊王同學那般風光，可以上港聞版撐撐版面，成就雖則沒有葉繼歡那般輝煌，出入有大批警員護送，但有幾天風光已算不錯了。待出獄後，又可以在行家面前大聲說：「監倉還沒進過，等如身份未被確認。」各位半吊子的小偷，拿點勇氣出來吧！與其一輩子沒有出頭的一天，倒不如一不做，二不休，來做一個完完全全徹徹底底的大賊吧。要知道，身份未被確認的小偷，就好像一個無國籍的難民一樣，永遠在苦海中沉淪。你的身份確認在彼岸等著你呢？

快到學期尾了，在趕交功課的同時，也要準備應付考試了，如果上學不用考試，那麼便輕鬆多了。同學借了一些上課筆記給我參考，我擺出一副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的模樣謝絕了他們的好意。想到圖書館找個座位溫習，卻發現原來比十二時半在學生飯堂找個位子更難，如果來訪的交流團能安

排在這個時候來參觀我校的圖書館就妙極了。

到了考試當天，在沒有足夠準備下硬著頭皮進了試場，坐在試場裏，不禁怦怦心跳。打開試題，抱怨自己剛才沒有溫習那題。只好在試題上寫上「老師出卷無情，學生答題有恨」，迷迷糊糊，也數不清寫了多少個。在這裏呆三小時，真痛苦。終於等到收卷了，這時驚覺，萬一老師要收回試題，看見那些大言不慚的句子，那怎麼辦呢？我馬上拿起塗改液，沒頭沒腦地塗去剛才的字句。老師走過身旁，拿走了我的答題紙，這使我為之氣結，我用力把試題揉成一團，我的動作和揉紙發出的聲響，引來同學的視線，我馬上把紙團輕輕扯直，撫平，並用手溫柔地來回燙著。今天也忙了一會兒吧！

我拖著蹣跚的步履出了試場，身旁的同學在討論剛才的考試。

「考得怎麼樣？」語帶譏笑。

「不知合不合格呢？要補考就慘了。」囁嚅地答。

我斜睨了他們一眼，學生真像一個模鑄成的東西，平時在書本上已耗盡了大部份的光陰，考完試剩下的一點點空閒時間，卻又為考試的結果而焦慮不安，千方百

計予以消磨。唉！

早春的冷雨陰翳地散佈著，料峭的寒意圍攏著我，冬天還闌珊頑強地擋在前面吧。☒

